

青年文藝叢書之一

命

運

三幕悲劇
巴山著

序之一

現在戲劇界正在普遍的鬧着劇本荒。

抗戰時期在後方各省流行的所謂「抗戰劇本」似乎有過時之感，頗不適宜今日的演出。新的劇本呢又沒有產生，而且寫劇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它是一件化時間，費心血的艱巨工作，并非一蹴可就，必須經過相當的磨練才能寫成。所以現在的戲劇界正處在青黃不接的時代。

加之，抗戰結束以來，各地物價暴漲，作家們的生活極不安定，有的在爲着庸俗而又不能不顧及的柴米油鹽而奔忙，有的在忙着接洽交通工具準備回故鄉，因而他們也沒有時間來安心寫作。這也是形成今日劇本荒的原因之一。

巴山先生用功極勤，除了編輯「文藝青年」半月刊外，還潛心寫作，現在印行的這個劇本就是最近幾年來的成績之一。他這種努力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欽佩。我想這個劇本一定能得到廣大讀者歡迎。

一九四六，四月四日，熊佛西於上海

序之二

文藝工作者巴山先生，近幾年來非常努力於寫作，尤其是熱衷於寫劇本，他曾經給我看過幾種，都是他經過努力的收穫，這次他把其中一本叫「命運」的付印出版了，而且送來了一份「清樣」，當我讀完了這不短的篇幅的時候，很爲他這種努力的精神所感動。作者很注意於寫作的技巧，這不但在他自跋裏已經說明，即在讀這「命運」的時候，也是深深感覺到的。

對於內容，其實和技巧同樣的重要，而以一般的寫作來說，我總覺得應該內容的注重要超過形式的完整，這也許是我個人的一點偏見。

亂倫故事在劇本方面的寫作很多，希望作者今後的筆調，更接近於和現實有密切關係的題材，這樣，和熟練的技巧配合起來，當然所寫的成就，也更有把握。

我自己寫了幾種不成樣的劇本，但對「戲劇的知識却欠缺得很，這次作者要我說幾句話，我只能說幾句不着邊際的外行話。作者和讀者，都可以不必讀了我這些話認真。

孔另境一九四六，四五，

劇中人物

以出場先後爲序

男

阿三（趙之包車夫）三十歲

趙慶孚（趙偉之父）五十八歲

蔣公年（趙宅賬房先生）六十四歲

王雁賓（趙慶孚之老友）四十六歲

小四子（趙宅門房）四十歲

孫志剛（嚴蘭珍的未婚夫；即趙偉，趙慶孚之子；即錢達成，林氏的舊情人）三十

六歲

女 韓媽（趙宅女僕）三十四歲

林黛玉（趙慶孚之續絃；即林桂芳，錢達成的舊戀人）三十九歲

施小琴（林氏之女友）三十七歲

嚴蘭珍（林氏之女）十九歲

老嫗（韓媽的婆婆）六十餘歲

▲佈景▼ 全劇三幕，都發生在趙宅的客堂間內：

客堂間的左門通趙慶孚和林黛玉的臥室，與韓媽住的小間。

正門外面是一個天井，通蔣公年的賬房間，和小四子的門房間。

右門所通的，是趙慶孚最近特地爲他的兒子趙偉收拾的一間臥室。

客堂間的兩邊，掛着名人字畫，牆壁本來是淡黃的奶油色的，因了光線的不充足，而顯得非常灰暗，使人很有些沉悶的感覺。

客堂偏左的中間，成八字形放着一隻雙人沙發，和兩隻單人沙發，但兩隻單人沙發之間，還有一隻小檯子，上面放着香煙和煙灰缸。

客堂偏右的中間，很正地放着一隻大一點的桌子，旁邊的四隻椅子，都推在桌子裏面，桌上鋪着白布，白布上面放着一個花瓶，但瓶裏的花朵兒卻已經要凋零了。

左屋隅有一口古董櫥；右屋隅有一隻特製的高大的攔几，上面放着兩盆很名貴的盆景，攔几的中間是很可以放些東西的。

電話分機是從帳房間中接過來的，裝在右門旁邊的壁上。

▲地點與時間▼ 上海哈同路三百六十弄十三號；一九四三年秋天。

第一幕

〔開幕時，舞臺上的光線慢慢地由弱而強，告訴觀衆已經不是晨光微熹的時候，但四週圍還是岑寂無聲。包車夫阿三從外面懶洋洋地走進來；他好像一夜沒有睡覺似地不住地伸着懶腰。半晌，他纔有氣無力地收拾這間屋子。不久，從左門裏走出一個面帶三分病容的瘦弱的婦人來，她是服侍這兒太太的老媽子韓媽。〕

三 韓媽，你早！

韓 早！（很有心事地）阿三，昨兒個你跟老爺到廠裏去，有沒有看見我家的？

三 沒有。

韓 （怔忡地猜想着）阿彌陀佛！那他一定是又躲在什麼地方，跟他的朋友們一塊兒喝酒嘍！

三 其實喝一點兒酒，也算不了什麼！

韓 話固然是這麼說，要知道他在老爺廠裏做老司務，賺的工錢，比你要小得多呢。

三 （同情地）廠裏的工錢，不單是你丈夫一個人小，就是那些先生們跟其他的工

人們，也都是很小很小的。

韓| 所以啊！他就更不應該喝酒吓！（苦痛地）况且家裏還有一個年老的婆婆要他
 養活；我的狗兒病在床上，到如今已經有一個多月啦！（停）這個可憐的孩子，也正
 需要有一筆錢來給他請大夫喫藥，現在你倒替我想想看，他還可以化錢去喝酒麼？

（搖着頭）真是阿彌陀佛！

三| 既然你的孩子病了這麼久，那你幹嗎不早點兒跟我們太太商量呢？

韓| （奇怪地）跟太太商量（停）跟太太商量有什麼用？我看她每兒個要不是到
 外面打牌去，就是就在家裏哀聲嘆氣！

三| 你還不知道我們太太，雖然她自己時常心裏不高興，可是有人跟她開口，商量一
 點兒錢，她多少總是答應的。

韓| （有了希望似地）真的嗎？阿三！

三| 誰高興騙你？騙了你，我又沒有什麼好處的？

韓| 阿彌陀佛，這麼說太太倒是一個好人？

三| 當然是好人，有求必應的，你試一試看就知道囉！

韓 那末讓我也來，試試看吧！（停）怪來怪去，祇怪狗兒的爸爸工錢實在賺得太少啦！

三 （安慰地）聽說他們正在向老爺要求加薪呢！（訴苦地）韓媽，像我雖蒙老爺加了好幾次的工錢。可是昨兒個鄉下又有信來，要我再寄些錢去。（太息地）唉！怪也難怪他們！近來的生活程度實在太高啦！

韓 （突然一本正經地）噢，今兒個的報紙送來了沒有？

三 （沒有知道地）還沒有送來吧？

韓 老爺向我要呢，阿彌陀佛！

三 （已經一切都收拾好，順從地）那末你在這兒待着，讓我到外面門房裏去瞧瞧看，究竟有沒有送來？

韓 好的。（阿三下）

（這時，這兒的主人趙慶孚已經用過了早膳，口中含了一支雪茄煙，從左門裏面的臥室中踱出來。他穿着一件深色的睡衣，腳上拖着一雙繡花的緞子拖鞋。他是一個有名譽和地位的富商，粗濃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足以象徵他的威嚴；並且，他

是一個極端的自私自利者。然而沒有人知道，近來他那神經衰弱的失眠症，是爲了他自己過去的罪愆的懺悔，使他萬分地內疚和不安。

趙 韓媽，報紙呢？

韓 唔！老爺，我已經叫阿三到外面去拿啦！

趙 噢！（煩惱地）

聲 （左門裏面的女人喚喊）韓媽！韓媽！

韓 嚶！太太，我來啦！（下）

〔阿三拿了好幾份報紙，匆匆地從外面跑進來。〕

三 （小心地將報紙送上）老爺，報紙。

趙 （胡亂地數了數）都在這裏了麼？

三 是的，都在這裏啦！

趙 （隨便地檢了一張，立刻讀他自己所登的尋人廣告）法學博士高公俠大律師，代表趙慶孚招尋長子趙偉啓事（暴躁地）啓事，啓事，整天登報，整天啓事，可是整天沒有我偉兒的影蹤。（將報紙擲在地上）阿三！

三 老爺，有什麼吩咐？

趙 你到賬房間去喊一聲蔣先生，說我有話要跟他說。

三 是，老爺，（下）

趙 （沉思了片刻，獨白）唉！一個年逾半百的人，理應該子孫滿堂，承歡膝下纔是！

（愧惡地）可是現在，現在難道我就不能夠把他找回來了嗎？（停）不，偉兒！我一定要把你找回來，爲了我活了這一大把年紀，日後沒有人給我抱頭送終，爲了我的事業，日後沒有人替我繼續下去；（停）爲了對不起你那死去的母親，我更要把你找回來；爲了對不起我自己的良心，我無論如何總要把你找回來。（咳嗽了幾聲，聲音顫抖地）偉兒！我非將你找回來不可，你知道我現在是多麼地需要你，需要你這一個寶貝的兒子。但是，不知道幾時纔能夠看見你回來？

（這時賬房間裏的蔣公年從外面走進來。他是趙宅三四十年的老賬房先生，雖然已經是花甲開外的人了，然而他還是抖擻精神，非常輕健。他爲人很抱樂觀，做事十分盡忠，而且他更非常看重金錢，不管是東家的，自己的，他總是抱着能省則省的態度。所以，他可以說是趙慶孚最信任的私人祕書。）

蔣 (看見東家那張沉悶的臉，很使他有點喫驚) 東翁有什麼事嗎？
趙 蔣先生，你先坐下。

蔣 是是。(坐在慶孚對面的沙發上)

趙 (吸一口煙，指着檯上的報紙) 這幾天廣告費用去了多少？

蔣 (有點兒不懂) 東翁，你說的廣告費是指什麼買賣上的？

趙 (討厭地) 我問你尋找大少爺的廣告費歸着多少錢一天？

蔣 (侷促地) 是是，我去查一查看。

趙 (阻止) 用不着，你祇要報告我一個大概的數目就行啦！

蔣 總要—— (猛想到) 噢，東翁，廣告費已經漲過價啦！

趙 漲價嘛？這我自然也知道，那末你說總要多少呀？

蔣 (估計) 總要五百塊錢的樣子，東翁！

趙 什麼，每兒個祇有五百塊錢的廣告費。

蔣 是的，如果東翁以為太浪費的話，從明兒個起，不妨隔一天登一次，或者將這廣告

的行數再減少一點兒。

趙 胡說，廣告費從明天起，每天再給我增加一千五百塊錢。

蔣 照東翁說，不是要兩千塊錢一天，一個月就要六萬塊錢了麼？

趙 六萬塊錢一個月，也不多啊！告訴你，祇要少爺找得回來，就是六十萬塊錢一個月，我也願意化的。

蔣 是是。

趙 （指着報上的廣告）你瞧，趙慶孚招尋長子趙偉啓事這幾個字，印得多小？所以，現在你替我到高律師的事務所裏去跑一趟，請高律師去關照幾家報館，非但要將這廣告的地位擴大，而且非要用特大號的鉛字，來排印趙慶孚跟趙偉兩個人的名字不可。

蔣 是是，那我現在就去。

趙 好的，你馬上就去！（蔣公下）

（半响）

趙 （追憶着往事而獨白，傷感地）唉！二十年前，二十年前是一個多麼愉快的家庭，可是現在，現在——

「這時慶孚的繼室林氏，從左門裏面婀娜多姿地走出來。她原名林桂芳，賣身於妓院後，始改名爲林黛玉。一直到現在，雖然她已是將近四十歲的人了，然而昔日的風韻猶在，雖然她過去曾經過着一度的浪漫生活，然而她有着富於同情心的良善心地，跟母親型的慈祥心腸。她不願想起過去自己的可憐的身世，然而她不能不想到鄉下的女兒；可是一想到女兒，便要想起十九年前拋棄了她，而遠走他鄉的女兒的父親。她喜歡打牌，因爲打了牌，就可以使她忘掉所有一切憂煩的心事。她自從嫁給慶孚以來，物質上的享受雖然是使她非常滿足，然而畢竟彌補不了她那精神上的缺憾；不過，她終久是一個久經世故和很決斷的女人。」

林（已經聽見了他的說話，善意地責問）慶孚，你昨兒晚上睡不着，現在倒有精神發牢騷？你說從前的家庭愉快，那末，現在的家庭，難道就不愉快了麼？（嫣然一笑）

趙（嚴肅的態度）是的，黛玉，我們現在的家庭，至少是太寂寞啦！

林 怎麼，慶孚，你覺得寂寞？可是昨兒晚上我的姊妹們要在這兒打牌。你爲什麼偏又不願意湊我們的搭子呢？

趙 黛玉，我很對不起你，昨兒夜裏你不是也睡不着麼？說不定因爲我沒有答應跟你

們打牌，你就生氣了吧！（立刻悲戚地，一再解釋）然而我覺得，我們倆竟有十七八年啦！按理也應該有一個孩子啦！可是我們一直到現在，還是清的兩個人！你想，我們這一對夫妻不是太枉然了嗎？

（這幾句說話，卻引起了林氏無限辛酸的心事，不由得使她的淚珠兒一顆顆地落下來。）

趙 怎麼你哭啦！

林 嗯！我心裏很難過。

趙 （溫存地）是不是你也想起了你從前的那個年輕的情人來？

林 （不覺傷心地哭泣起來，啞啞地）不單是他……

趙 那末你還想起了你鄉下的那個女兒，這是一定的道理！

林 是的，她爲什麼有兩個月不寫信來啦？

趙 （自作多情地）其實，你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，我不是早就要你寫信去，叫她來上海住在我們的家裏嗎？可是你總不答應我，你寧可半夜裏睡不着，去惦念她，這不是你自己找苦吃麼？

林 (嚴厲地) 一個做母親的，自己改了嫁，已經夠對不起她的孩子嘍！你要我叫女

兒住到這兒來，我可不願意人家在背後罵她拖油——

趙 好好。(停) 那末你對你那個情人呢？也可以說你從前的未婚夫？

林 (顫聲地) 唉！這個冤家害得我好苦！

趙 現在你知道要恨他了麼？

林 (抽噎地) 嗯！

趙 (像先生教訓做錯了事的學生似地) 黛玉，現在你總該明白了吧！年輕的人，大都是靠不住的，所以，你們女人要嫁丈夫啊！(倚老賣老地) 就該嫁我這樣有了一點兒年紀的人，纔不會吃虧！這是一定的道理！

林 (負氣地) 哼！我可不要再聽你這種自拉自唱的廢話！(欲走)

趙 廢話就廢話。(哀求似地) 可是你坐下來，我要你坐下來要跟我談談！

林 (坐下) 談些什麼吓？

趙 (自怨自艾地) 黛玉，你聽我說，二十年前我那個美滿的家庭，我是永遠忘不了的那時候我的前妻雖然思想是舊一點兒，但是，她的性格比你還要溫柔，尤其是那

雙圓圓的大眼睛，多麼令人可愛！

林（不樂意地）我怎麼可以跟你的前妻比呢？當然是你的前妻好囉！

趙（沒有聽見似地，祇顧自己說話）然而她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哇！所以當她發覺了我外面另有所歡的祕密，她便憂憂悶悶地患上了肺病，（停）這真是一種無藥可救的病症，無論那一位醫師都醫不好她，無論那一種藥品都治不好她，她終於拋下了她心愛的兩個孩子：偉兒跟蓓蓓，離開了這個世界！

林（被感動了地）真可憐！

趙（彷彿他的前妻就站在他的前面似地）美琳！我知道你是不會原諒我的。（痛悔地）唉！那時候我真糊塗！真該死！爲什麼我要立刻答應那個沒有良心的女人？把她由小老婆陞做大老婆，娶回家來。因此，就讓她在家裏得寸進尺，作威作福起來，攆走了我的偉兒，逼死了我的蓓蓓！

林 這還不是你自作自受嗎？

趙 可是，她也畏罪捲逃啦！（失神似地太息）完了，完了，什麼都完了！（咬牙切齒地）總而言之，那個不要臉的女人，便是破壞我整個家庭幸福的罪魁禍首。（喃喃地）

美琳！我知道你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饒赦我的！（堅定地）現在，現在我祇有盡我的力量把偉兒找回來，以贖我過去錯誤的罪愆。

林（抓住了把柄，伶牙俐齒地）慶孚，這可又是自己招認出來的口供啦！剛纔你不是對我說，我們女人嫁人，應該嫁給像你這樣的人纔好嗎？那末從前美琳小姐待你這樣好，爲什麼你也要瞞着她在外面組織你的小公館（諷刺地）噢，我明白啦，大概那時候你的年齡和美琳小姐差不了多少，並且，你還沒有上了年紀，所以，你纔會對美琳小姐負起心來，不是嗎？

趙（內疚地）也許是這個緣故吧！（自己不知道自己地）那時候，我爲什麼要偷偷地愛上了這個賤女人？讓她來毀壞我的家庭幸福？

林 那要問你自己吓！

趙（彷彿往事盡在他的眼前，形影相弔地）美琳！我始終是對不起你，記得當你臨死的那一天，你還淚痕滿面地對我說：（摹倣前妻的口氣）「慶孚！你瞞着我在外面跟別的女人同居，現在我是覺悟啦！我不能怪你，這實在是我自己的缺點，誰教我是一個舊思想的女人？我當然是不配做你理想中的妻子啊！可是你因了我已經替